

我的双城生活

——宁波与杭州

艾伟

作为一个写小说以及喜欢独处的人，我在书房待的时间最久。在我的小说世界里，有一个叫“永城”的地方，那是我虚构的一座南方城市，潮湿而混乱，时而沉静，时而喧嚣。这个叫“永城”的城市和宁波息息相关。在“永城”，有很多街道、公园和河流，比如公园路，法院巷，护城河，南唐老街等，可以和现实的宁波一一对应。

几年前，三江口的天主堂失火，我在《风和日丽》中描述过这个法国人建的教堂。那时候我还没离开宁波，特意去现场看了，很多市民神色凝重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。这座140年的教堂，不算高大，但细节非常精美，也是宁波的地标建筑。我在宁波时，若是有外地朋友来，会带他们去看看这座老教堂。在我心里，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建筑，也是一个见证，五口通商给这个城市带来的现代商业文明。

商业文明以实利为原则，尊重规则，对物有敬意，因此有更大的包容性以及建设性。如今，在宁波乡村，依旧可以看到完好保存的古老的祠堂以及精美的戏台。

我喜欢站在我家阳台上，望着远方。我喜欢拍天空。前些年，空气很糟。这几年好多了。我在阳台上拍了无数天空的照片。蓝色的天。灰色的天。鱼鳞状的天。镶着金边的云朵的天。狂风呼啸或电闪雷鸣的天。我这行为没有任何意义，这四十五度角的仰望不是在探求宇宙的真理，是我实在太宅了。

当然我还是愿意去外面散步的。散步是我唯一的运动。

从我家往北走，是月湖和天一阁。这个方向好像更具精神性。如果向南走，那就是南唐老街。那是一个吃货的世界。有各种各样的老字号小吃。毛豆腐。油赞子。烤生蚝。炸鱿鱼。蟹黄汤包。等等。对我来说正确的方向是向南走。我将要创造的世界必须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的世界，我需要透过人间烟火看清人生冷暖。

行走在熙熙人流，一张一张习见的陌生的脸，或热烈，或漠然，或平庸，或惊艳。他们和我擦肩而过，他们如此遥远，又是如此之近。他们的人生我无从得知，要回到写字台前，进入虚构的世界，我才感到这些陌生人似乎早就认得。

如果天气好，我便在南唐老路路边的椅子上坐下来，来一碗汤圆。汤圆应该是宁波最有名的小吃了。更重要的是汤圆这个意象和宁波的气息是如此吻合，它是人间的，圆融的，家常的，却也是精神性的，和西湖的雪一样是洁白的，只不过它是热的白，世俗的白。

三年前我从宁波搬到杭州，定居下来。我选择在钱塘江最秀美的一段安了家。我为自己的居室起了个名，叫南有堂。我本来没有起堂名的嗜好，我画点小画后，似乎需要有个堂号，可以刻一枚小章。我画不行，全靠好章醒画。

每天早上醒来，总是有一只白鸽——只有一只，在江上飞来飞去。一会儿栖息江边的树枝上，有阳光的日子，它可以一动不动几个小时。总是有一些人在钓鱼。我没有看见过他们的鱼获，好像他们在那儿只是一个点级。早餐后，我坐在电脑前，也像是屋子里一个点级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天转眼就过去了，我可能一无所获，像窗外那些钓鱼的人。

这三年，宁波杭州两边跑，过起了双城生活。我通常开车回去，不过也会坐高铁。我记得夏天的某个下午，刚下过一场雨，我坐在高铁上，看到车窗外山体连绵，高度饱和的绿色之上，白云低垂，一动不动，整个世界像被刷新了一样，透出某种一尘不染的美感，像是世外的某个瞬间。

我望着窗外，想到一个普通不过的词：江南。在中国文化中，“江南”这个词太重要了，要是没有“江南”，我们的传统几乎无所依归。“江南”是我们传统里的血和肉。

西湖无疑是“江南”的代表，也是关于“江南”的想象所在地。她美丽近乎虚幻，活生生把自己装进了一卷古画里。我经常想，西湖在中国相当于《红楼梦》之于中国。

我很少去西湖。在出神的时刻，会想象一下西湖。过了钱塘江大桥，进虎跑路，到尽头就看见西湖了。把游人想象到最少，西湖便成一个清寂的存在，那是古诗里的江南了。前年下了一场大雪，西湖便成了一个雪白的世界。在江南，下雪是件让人高兴的事。朋友圈里晒着各种西湖的雪景。我和女儿乘兴去西湖看雪。在雪天，虽然一样的游人如织，一样的人挤着人，但还是觉得那就是苏东坡和白居易的西湖，干净、清寂，透着非人间的气息。

到了宁波就不一样了。宁波到处都透着热气腾腾的人间气息。

我在宁波待了二十多年，可以说生命中最好的时光都留在了宁波。与杭州比，我应该更了解宁波。思乡是从胃开始的，思乡之情总是巧妙地转换成味觉。我虽不是宁波人，但宁波的美食早已融入我的味觉系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宁波已是我的另一个故乡。

我在宁波的房子比杭州的大，有一个大书房。我女儿有时候会带同学来，会被书架吓到。书架确实是挺吓人的，不少书我没读过。到了我这一年纪，对读物越来越挑剔了，有些书买来，可能永远不会被打开。



微信二维码
「文汇报会」

笔会

换一座城市，换一个自己

——从潮州到广州

陈思呈

在两条主干道中间，有十条平行的巷。每一条巷，都把主干道“大街”和“西平路”连在一起。这是潮州著名的十大巷，从小我就听过用这十个巷名组成的顺口溜“油灶义兴甲，家石古郑庵”。

那天晚上本想经由郑厝巷，从大街走到西平路去。走到郑厝巷尽头，却发现一座曲折的院落。金银花藤从老旧的墙头蔓延出来，昏黄的路灯殷勤地挂在上方，仿佛那株花藤是它邀请出来的。

很显然这并不是典型的潮州古民居。典型的潮州古民居有着端庄的讲究，四点金啦，下山虎啦，檐上如何地板如何。但眼前这院落建筑方式既不完整也不标准，明显有着对经济、地形以及历史变迁的妥协。我偏爱这妥协：断墙有高有低，低处可以窥见里面的石榴树和桑树，高处则让人有美女蛇之联想。破落处很重要，拐角处也很重要，各种拐角形成的小空间，也许就是一个家庭重要的储藏间，甚至干脆就是一个仅仅三平方米的客厅。

在这个优美的场景里暂时忘记了目的地，直到另一个路人过来，指点我，从旁边的一条路可以拐到古厝巷，然后再由古厝巷通到西平路。我从善而流。

对，这就是潮州的诗意片刻。这一年常回这座小城。走在路上，只要有足够的期待，它就会随时地，在巷道曲折处透露日常生活的诗意，给我惊喜，让我的悠悠怀旧之情和翩翩天外之想都有措手之处。但，这样的怀旧之情和天外之想，其实是因为，我和它之间仍保有距离。

要写这篇“双城记”，我想，要不要召唤出那些惊喜的瞬间、诗意的情感，来组成这一个旧照片里的古城潮州？或者从人类学的角度，客观地写出两个深有特色的城市文化，以作参照？

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正在潮州呆着，度过一个典型的春节。对这城市，处于审美的最饱和点和惊喜的最稀释点，当我想谈及一点对家乡的情感时，竟然一提笔就是巨大的厌倦。

这是一种被端详过度的情感衍生的厌倦。神州大地上的小城生活，尤其是小城人际生活，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。归根到底，一个人有着什么样的老家，就意味着TA有什么样的童年和原生家庭。一个人回到什么样的老家，其实就是回到什么样的缺陷里去。

老家隐喻我的缺陷。我拥有一个糊涂、笨拙并且错漏百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我想，这样的经验也并非由我独有。

在潮州城外的北堤，常年聚集着不少小城失意者、失败者和无所事事者。我可以不负责任地说，在我们那所中学，如果没有去北堤散散心的，基本就等于没在潮州读过一个完整的中学。我们在那里遇到过小偷、骚扰者、暴露狂，但没办法，我们仍然很喜欢到那个地方去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地方的气质，又野性又偏僻，适合全世界的叛逆者和失败者。

那里长着大片浪漫的植物，如今我终于知道了它们的学名，一种是白茅根的花，另一种是白花鬼针草。我们（所谓我们，就是几个同学）总在那里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，我们每个人都说，只要我们离开潮州，就什么都好了。

有一天我终于真的离开潮州了，心里狂喜地意识到，我可以非常干脆又非常自然地，把那个旧的我抛弃掉，丝毫不带留恋。没有人知道曾有那样一个旧我，也没有人会批判我的无情。这是人生里一场最合情合理的背叛，最愉快的转身。故乡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，那就是，把我送走。

太庆幸了。由地点作为坐标，轻松地摆脱了那么愚蠢的自己。如果说故乡是一个子宫，那么后来我到达的

城市广州，将是我自己的身体，——然而，我也没有做到如此。

我发现，对我而言，广州依然隐喻着缺陷和残疾。而且创造了新的残疾。

相比于潮州，广州于我简直太自由了。首先当然是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，没有父亲，没有三姑六婆。其次又因为，这座城市本身也有着淡淡的气质，有人说，广州是一座可以穿着拖鞋逛街的城市，是一座可以草根和土豪兼容并蓄的城市，鄙视链非常淡薄，换句话说就是有一种“你的日子你爱咋过就咋过”的疏离态度。这一点与潮州实在大为不同。

在潮州，父母训斥孩子，最严厉的一句话就是：这样的事，在社会上会被“划裂脊梁”。意思是，会被别人在背后议论，指指划划，以至于把脊梁都“划裂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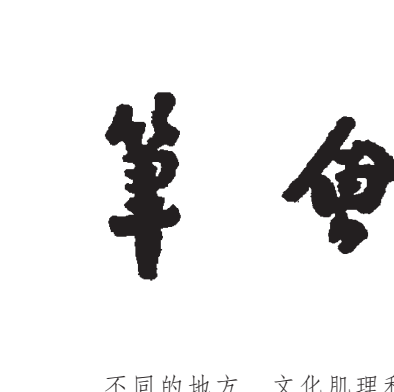
以前他们一说这句话我就震怒，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竟要被大众的看法限制，这就是侮辱！我当然更加要逆流而上，本来可以妥协的事，听到这样的话，反而不能让步了。

悲哀的却是，即使在广州，我仍然不自觉地延续着之前的一切，惯性的力量巨大，包括关于失败的惯性力量。甚至于，我也会怀念“被人划裂脊梁”那句话的语境。

听家里长辈亲戚说，几十年前，父亲入党的时候，爷爷非常高兴，春节祭祖的时候要告诉祖先。姑姑对爷爷说，党员是无神论者噢。爷爷说，无神论者也要告知祖先！在吾乡潮州，你终生的努力，很可能就是为了“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那一时刻。

父母也一样，一年里最重视春节回家的那几天。因为在这几天，在漫长的拜年和被拜年、聚会和被聚会、吃和被吃，他们能感到，处于熟悉的评判标准里，充分地感受到坐标感，并依赖它。

而我，明明摆脱故我的我，为什



不同的地方，文化肌理和精神气质往往也是不同的。人们从一个地方出发，抵达另一个地方，真正的意义何在？是追寻一个明确的梦想，还是探索一个朦胧的未知，抑或真能实现彻底刷新——换一座城市，换一个活法，换一个自己？通过本版的“双城记”，且来看看在地域的转换之间，视野如何变得开阔，人生况味如何变得丰富。

——编者

从西湖到安溪

吴玄

很多人来杭州，是来喝茶的，很多人去安溪，是去喝茶的，而我从杭州到安溪，不喝茶，还能干什么呢？不过是换一种茶喝喝。

此前，我从未写过关于喝茶的文字，那些关于喝茶的文字，不是哲理，就是人生，都太有文化了，让我感到害怕。喝茶如果分级，我大概就是草根那一级吧，我不懂茶，我不敢说饮，我只敢说喝，每天都喝。每天醒来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喝茶，不喝上两大杯，我就醒不过来，每天睡前，我也要喝几口，不然，就睡不着觉。这习惯似乎已经有三十余年了，每天，我醒来似乎就是为了喝茶，然后喝，继续喝，然后又在茶水里睡去。据说，人体成分百分之七十是水，那么我身上那百分之七十应该是茶水，如果茶水就是文化，那我大抵也可以算个文化人了。

我通常喝的是绿茶，好像浙江人大多都喝绿茶，可能“西湖龙井”就是绿茶的缘故吧，就像安溪人都喝“铁观音”，或者倒过来说，因为浙江人好绿茶，所以“西湖龙井”才是绿茶。绿茶，曾经是茶的正宗吧，我以前看过几本茶史，茶与诗之类的闲书，好像历史上也是以绿茶为尊。绿茶清淡悠远，有虚无感，所谓“茶禅一味”，指的应该是绿茶吧。禅，体验的似乎也是人的虚无感，具体到味觉，追求的大概是无味吧，至于茶的香，茶的甘，茶的醇，这些触动味觉的东西，都会勾起人的欲望的，在通往“禅”的路上是应该排斥的。

近些年，绿茶的地位好像没那么高了，据说绿茶性寒，伤胃，很多人不宜，还有很多人只宜在阳气足的午前喝绿茶，午后至晚上则宜喝普洱和红茶，养胃。就是说，大家喝茶，目的

教相关，叫观音什么的还可以理解，但叫铁观音也太唐突了，我查了查资料，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此茶甚好，进贡给乾隆皇帝，名字系乾隆所赐。又是乾隆，不可信。另一种解释是观音菩萨托梦，观音说，南方有嘉木，此间有好茶，我帮你找。但是，但是，福建人干嘛要在那么慈悲的观音前面加个铁字呢？用铁来形容观音，观音会高兴吗？这会我又想起福建的另一名茶大红袍，听起来更不像是茶叶，原来福建人命名就是这么任性，天马行空的。

到了安溪，我才发觉福建人好茶好像比浙江人更甚，浙江人喝绿茶，福建人喝乌龙，两种茶虽然都叫茶，其实大不相同，是两种人生。绿茶工艺简单，喝也方便，乌龙工艺繁复，喝也繁复。譬如我喝绿茶，只需一玻璃杯，然后默默看着茶叶在沸水里醒来，缓慢地一根一根地站起来，那茶杯确实就有了山水意境，就重现了一个小小的春天。绿茶有形有色，只能泡在玻璃杯里，若是将它闷在紫砂之类的壶里，它立刻就萎了，口感也是浑的，壶再名贵也不行。而铁观音泡在玻璃杯里，我也试过，口感也不行，它必得泡满一壶，闷在里面，才能逼出它的香味和回甘。茶确实

有很多种可能性，绿茶大概是它的本性吧，而乌龙则近乎人的想象和虚构，它的制作工艺太复杂了，居然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杀青、揉、捻、把它弄得面目全非，然后又有一道工序叫摇醒，苦尽甘来？我不知道摇醒最终对茶叶意味着什么。

喝绿茶，是一个人的事情，是孤独的；喝铁观音，一个人抱着一把壶，好像就没意思了。在安溪，房间里就备着铁观音和整套茶具，但是我没有动过，我们不约而同地去宾馆一楼的一间茶室，这是一间精致的茶室，上书“茶禅一味”，原木长桌，有美女茶艺师表演茶艺。一坐下来，一种强烈的仪式感就来了，紧接着，身份感也来了，人模狗样地顿觉人生庄严。在安溪那几天，我们每天晚上都聚在此间茶室，喝茶聊天看美女，把架上几千几万十几万价格不等的茶叶都喝了一遍两遍，我原以为是活动主办方买单的，正准备赞美一下主办方，但北北笑说，来这儿喝茶是免费的，你若买茶叶才需要付费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北北，觉着这真是一间有禅意的茶室，我们一直在白喝。

来安溪，当然还得去看一看茶王，茶王指人也指树，茶树就是观音托梦

的那棵，铁观音是扦插培育的，据说所有的茶树都来自那棵母树，我们要看的这棵母树大概就相当于神话中的女媧。母树在一个叫打石坑的地方，名字很乡气，离县城很远，我们翻山越岭，总算到了一处山坡，眼前的母树在一道细小的溪洞旁，是从岩石的缝隙间长出来的，矮矮瘦瘦的一蓬，看不出已经有三百多年的树龄。这确实就是铁观音的母树了，这样一棵不起眼的母树，我觉着真不容易，人确实不好找，确实需要观音菩萨帮忙，那个观音托梦的传说还是蛮真实的。

最初，观音托梦的那个人姓魏，应该就是铁观音的创始人吧。现在的茶王也姓魏，从姓氏看，好像是世袭的。茶王看上去只是个普通的茶农而已，住的也只是一间有点破败的老屋，但茶王是铁观音这种复杂工艺的传承人，他的茶采自那棵母树，一斤十八万元。见我们远道而来，他把十八万元一斤的茶叶泡了我们喝，又每人送一包，我们十几号人，我算算，转眼间近十万元就没了。我直为茶王感到心疼，说真的，像我等并不懂茶的人，没必要送那么贵的茶叶。我真的不懂茶叶为什么越老越好，我还嘴贫，开玩笑说，不是说来佳茗似佳人，佳人也是越老越好吗？

上个月，几个老友在宾馆，我忽然想起包里还有一包茶王的茶，我狠狠吹了一通牛，然后泡了大家喝，好像茶不是茶王做的，而是我做的。朋友说，确实好，真好。我也突然觉着，我终于有点懂茶了，母树确实与众不同，好，真的好。

隔天，我在包里意外发现，茶王送的那包茶还在，我拿错了，我给朋友喝的只是一包很普通的铁观音。